

西厢记 的文献学研究

蒋星煜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装帧设计 张天志

《西厢记》的文献学研究

蒋星煜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常熟第四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56 1/32 印张21.375 插页4 字数460,000

1997年11月第1版 1997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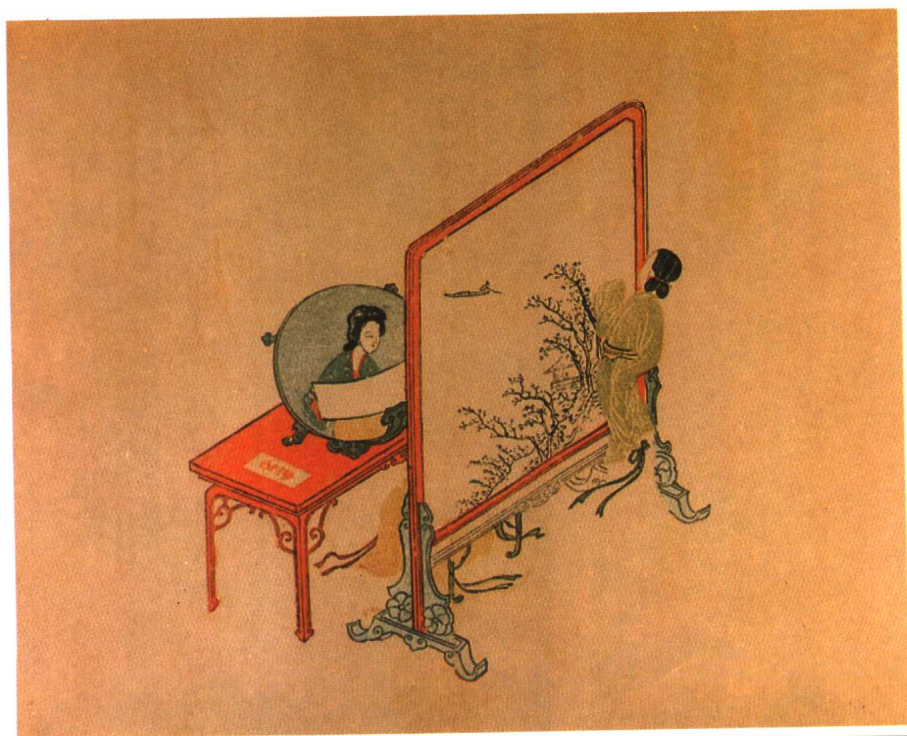
ISBN 7-5325-2247-4

I·1142 定价: 33.00元



图一 明人

盛懋画双文小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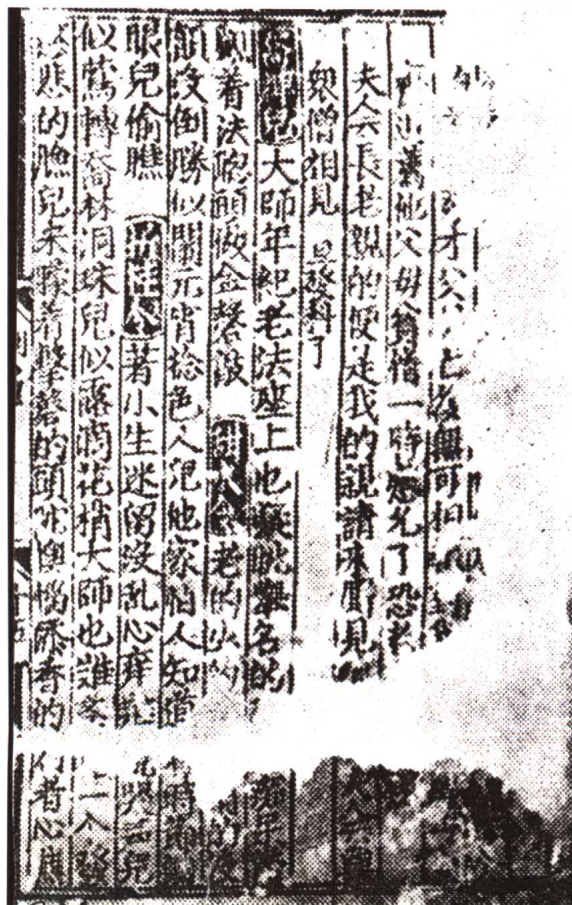


图二 德国科隆博物馆藏彩印木刻



图三 明末景德镇

青花瓷器



图四 明代成化以前

《西廂記》刊本殘頁（一）

燭影風搖香燭雲飄貪看驚燭或香消也
 去云小生點燈燒香旦與雲那生忙了一
 外像兒風流許當年少內紅兒暗明會
 埋着身子兒百般作來往何人前賣弄
 那生公黃昏連一四日那一齊恁兒外無
 晚來向書窗裏比及睡著千萬聲長四
 小姐好生顧盼小子情引有推心
 心曲情思我猜着暢快幽會臨雲版散行
 又有悠須不奪人之所好與教僧發科了動
 長老搖鈴并宜疏了燒紙科雲去天明了
 姐回云快息去云云拜啟一會也可那
 月兒沈沈兒響鶯兒唱道主人歸去得
 月兒沈沈兒響鶯兒唱道主人歸去得

圖五 明代成化以前《西廂記》

刊本殘頁(二)



引聯上云今二月十五日開啓東僧勸法
 畢者請夫人小姐拈香以及夫人未來先請
 張生拈香怕夫人問呵則說道是貧僧親看
 末上云今日二月十五日和尚請拈香須索
 走一遭
 新水 生唱梵王宮殿月輪高碧琉璃烟龍
 畢香烟雲蓋結誦咒海波潮幡影飄飄諸檀越
 畫來到 出要寬僧持施主曰檀越
 生唱法鼓金鐸二月春雷響殿角鐘聲
 佛號半天風雨洒松梢侯門不許老僧敲窰
 外定有紅娘報喜相思的饒眼腦見他時須看
 箇十分飽 末見潔科潔云先生先拈香恐夫

圖六 弘治岳刻本《西廂記》

重刻元本題評音釋西廂記

末上首引

西江月

放意談天論地。怡情博古通今。殘編披覽

漫沉吟。試與傳奇觀聽。編成孝義廉節表出武

烈忠貞。莫嫌閨怨與春情。猶可衛風比並。則內科

堂子弟。今日戲。誰家故事。那本傳奇。內應科

崔張旅寓西廂。風月姻緣記。末。原來是這本

家門。便是戲文大意。

從頭事細端詳。僧房可寄孤孀。縱免得僧敲月

下。終須箇揭起蕭牆。若非張杜作商量。一尊僧俗

遭磨瘴。雖則是恩深義重。終難泯夫婦綱常。重斟

图七 万历八年 (1508)

徐士范刊本《西廂記》

深深拜了。啓朱唇語言的當。

小梁州唱可喜娘的麗兒淺淡粧穿一套縞素衣裳胡伶

急老不尋常偷睛望眼挫裏抹張郎

云若共他多情小娘同駕轎怎捨得他疊被鋪床將小姐

央夫人央若不令許友隨所役我願以身許二月十五

做好事云安興長老同至佛殿上看停當却同夫

人話云先生少坐老僧同小娘子看禮便來生云

何故却云先生便同行禮何如本云便同行生云小

娘行云先生後此本云一箇有道學的秀才生云小

原云本云使道不効

快活三唱崔家女艷粧莫不是演撒你箇老潔郎既不沙

却怎賤趁着你頭下放毫光打扮的特來見

图八 元本出相《西廂記》

前 言

在我的青年时代,在学术研究方面,比较侧重文化史与明史,对于古典戏曲,仅仅是一个一般的读者,偶而涉猎。但对《西厢记》与《桃花扇》兴趣最为浓烈,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1949年以后,由于到了戏曲工作的岗位上,业余的研究工作自然免不了向古典戏曲倾斜。1953年,我在华东戏曲研究院工作,秘书长伊兵要我对华东越剧实验剧团《西厢记》剧组作一次辅导报告,这我才把研究心得整理成一份讲稿,开始觉得自己对许多问题都没有接触,不够深入,更欠全面。辅导报告的任务完成以后,我又再三再四地阅读原著,阅读有关《西厢记》的论著,逐步形成了我自己的一些主要观点。

到了六十年代之初,上海市文化局委托上海戏剧学院先后开办了戏剧文学的研究班以及编剧、导演、舞美等大专班和进修班,我都在班上讲了《西厢记》,基本上是三个上午或四个上午。学员的水平高了,提出的问题虽不多却是有一定质量的,使我的思路有所开拓,研究的领域也随之而宽广起来,但仍没有想到写《西厢记》的论文或专著。

在阅读方面,甚至作为课本教材,王季思先生的注释本我可以用,但在理论探讨方面和版本考证方面,郭沫若和郑振铎先生的文章都不能解决问题。郭沫若先生的文章发表较早,仍停留在五四时代的个性解放、婚姻自主的主题分析上。郑振

铎先生虽然已接触了大量明刊善本《西厢记》，但他对中国古典文学是诗、文、词、曲、小说与文论齐头并进地进行研究的，没有时间深入《西厢记》这个宝库，而版本考证又是要凭功夫去细细比勘的，所以他的成就也有限。突出的成果也有，那是戴不凡兄的《论崔莺莺》，他把王骥德、金圣叹、毛大可三个批校本中的崔莺莺作了比较，认为毛大可本最忠实于王实甫的原著。这本书给我不少启发，觉得值得进一步研究。应该研究的问题有一大堆，自己能解决的实在微乎其微。正因为如此，我时有写论文的冲动，却仍未动笔。那时忙于琐碎的业务，诸如与剧作家讨论提纲、剧本初稿等等，根本没有时间定下心来去搜寻、比较、考证《西厢记》的版本。

十年浩劫时，“四人帮”对所谓“封资修，洋名古”的尖锐批判和批斗，使我只能暂时中止对《西厢记》的一切研究活动。但哪能就此与《西厢记》决绝呢？不可能。我以前在一篇文章中曾说起当时“虽然身在牛棚猪圈，或在工厂的反应锅旁，还是常常想起普救寺的溶溶月色，想起‘碧云天，黄叶地，西风紧，北雁南飞’等千锤百炼的佳句，想起‘四围山色中，一鞭残照里’所烘托出来的苍茫暮色中张君瑞和崔莺莺的离愁别恨”。情况确实如此。剧本的框架结构如何？人物性格的发展又如何？内心深处，不时引起波澜。这是内心的思想活动，并不反映到白纸上而出现黑字，所以造反的“英雄”们也无从对我进一步加罪。

“文革”一结束，我二三十年来关于《西厢记》各方面的研究心得和思考所得迫不及待地迸发出来，1979年底起，每年所发的论文达十万字以上。到1984年才开始放慢速度，研究的内容也不再偏重文献学，而同时兼顾到文艺学了。

由于我一开始便没有局限于戏曲论著中去发掘材料，去搜集论据，我在青年时代便养成了经史子集都有兴趣浏览的习惯，对明代较少见的野史和诗文集更是爱不释卷，使我在研究文史哲的任何专题时有了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因此在研究明刊本《西厢记》时也能够左右逢源，触类旁通。胡适曾强调“为学如造金字塔”，要求基础打得宽阔而坚实些，我在研究《西厢记》的工作中也深有此感受。如果我仅仅依靠《中原音韵》、《录鬼簿》和《太和正音谱》，仅仅依靠不同的明刊本、清刊本《西厢记》，许多收获和成果是不可能得到的。

我觉得自己的收获和成果主要是下列几个方面：

首先是比较具体地介绍了现存所有明刊善本《西厢记》的版本，并清理出彼此之间的关系和影响。如周宪王本、碧筠斋本、朱石津本三种现虽散佚，但能证明确实存在过，而且某些现存的版本还或多或少有着这些版本的遗迹。如顾玄纬本，亦已无存，但亦确有此书，推测今存《会真记补编》即为其附录。金在衡之《西厢正讹》一书亦已无存，但从明刊诸善本之批注、校勘文字中可以瞭解此书之大致轮廓。

把现存的李卓吾本、徐文长本均列述其各版本之特点，对其中某些刊本的真伪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疑窦。因为无论李卓吾本、徐文长本均在五种以上，笼统地提是极不科学的。同时指出《羊城佑卿评本西厢记》不具备任何徐文长本的特点，是贗品无疑。而金陵师俭堂刊《汤海若评本西厢记》托名汤显祖，其评论文字全是李卓吾的原文或从李评本《西厢记》中搬来，有的曾加以改写而已，实际上也是经过特殊包装的李卓吾批本。

明代龙洞山农与王骥德所推崇的明刊顾玄纬本、金在衡

本、徐士范本三种善本，前两种清人已经极少提到。徐士范本在清代宣统年间刘世珩刊行《传剧汇刻》时曾看到，将近一个世纪已音讯杳然。我查访到此书后，乃写长文作了评述，并将世人迄未寓目的此书徐士范原序以及弁于卷首的程巨源《崔氏春秋序》摄制书影，一并公之于众。另一重大发现为朱素臣之《西厢记演剧》，此书不见于任何藏书家之目录或笔记，而校刻之精美实属一流。不仅是《西厢记》这一瑰宝继承、发展的珍贵见证，也是朱素臣生平及交游的难得史料。本来人们只知他是《十五贯》的作者，还写了《翡翠园》等传奇而已，其他情况所知极少，得此书后，可知他和汪懋麟、李书楼诸人的亲密友谊。而北杂剧在清初尚有完整演出，从此可以略知大概。

我的另一工作就是将明、清两代较著名的《西厢记》评点校刻者、整理改编者的生平事迹尽可能钩稽出一个大致的框架。当然李卓吾、徐文长、汤显祖、陈继儒诸人用不着我再去介绍，我把五四以来迄未有一人评述过的徐奋鹏、余沪东、张深之等人的闻里、经历、著述、交游作了或简或详的介绍。同时考证出《西厢定本》的整理改编者槃筵硕人与《新刻徐笔峒先生批点西厢记》的徐笔峒均系出于徐奋鹏一人之手，所不同的地方是前者谨严，后者粗俗而已。又何璧此人，赵景深教授已作过初步考证，我在他的基础上又深入了一步，他也颇为赞许。我认为弄清楚他们的经历和思想，对他们之所以要评注校刻《西厢记》这一点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还有一个意外的发现，徐文长、李卓吾、金圣叹三人都是正统思想所不容的“异端”。诗、书、画均属高手而又依附严党胡宗宪的徐文长，以发狂终老；李卓吾受封建礼教迫害而自尽；金圣叹玩世不恭，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对孔子不敬

而被官府斩首：都是一般人所难以理解的“怪物”。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点，即是对《西厢记》的高度评价。再说，我原以为毛奇龄是以经学家治《西厢记》，结果这看法并不准确，原来毛奇龄也属“怪物”一族。全祖望在《鲒埼亭文集》中为他立传，说他“平日亦素不持士节，多仇家，乃相与共发其杀人事于官，当抵死，愈益亡命，良久，其事不解，始为僧渡江而西……”。原来他的言谈行动之怪诞、疏狂与徐文长、李卓吾、金圣叹这三个人并无二致，而他论定的《西厢记》三百年来却评价甚高，真是值得仔细研究的事。看来，封建礼教之所以把《西厢记》视为洪水猛兽，原因是复杂的。他们害怕书的本身，也害怕高度评价《西厢记》的思想家。

现存明刊本与清刊本《西厢记》中存在的异文数量惊人，但缺乏完整的元刊本可以作为校勘的依据。对于某些典故与语词的解释，各种刊本出入亦多。当代的《西厢记》校注本要根据所有明、清善本逐字逐句加以校勘，无论在劳动量、篇幅、技术这三方面都有极大的困难，但这些异文是客观存在，这些同一语词、典故的不同注释也是客观存在，不容忽视。我曾选择若干最主要的异文与注释进行了比较和考证。本书第三组收入的即是这一部分论文。我花了最多精力的是《〈明月三五夜〉题解》和《“疑是玉人来”的玉人何所指》。元杂剧《西厢记》问世迄今，没有人认真进行过探索，因此对《乘夜逾墙》所写情节表示难以理解，在研究、欣赏、改编时都进入了误区。

此外，《从佛教文献论证“南海水月观音现”》与《“颠不刺”为美玉、美女考》两篇，我将例证举得比较齐全，深信对将来的《西厢记》校注者会有较大的帮助。

有关插图的论文四篇，可知《西厢记》对美术的影响既远

且深。明代以来,唐寅、钱谷、仇英、陈洪绶(老莲)等著名画家都画了崔莺莺肖像或多幅《西厢记》故事。徽州画派与徽州刻工在刻画方面创作了大量取材《西厢记》的版画,《西厢记》明刊本的插图,特别丰富并非偶然。有的又因此而成为景德镇青花瓷器上《西厢记》人物画的蓝本。无论木刻版画或青花瓷器,在国内固有收藏,在国外收藏更多。这里所评述的,恐怕不够全面,作为一种信息,聊补空白。

又宋元南戏原有《崔莺莺西厢记》,今已散佚,但《九宫正始》、《九宫大成》诸书中有佚曲,一共是二十八支。加以贯串,情节仍较模糊,但可看出故事、人物均与元杂剧《西厢记》相距甚远。元杂剧《西厢记》在剧本体例上十分接近南戏,但其故事、人物乃至语言均从金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而来。因此,我乃作《南戏〈西厢记〉钩沉》与《〈西厢记〉受南戏、传奇影响之迹象》两篇论文,以将此一戏曲史上之奇迹公之于世,以引起专家学者之注意。

今山西永济县郊区之普救寺已因《西厢记》一剧而天下闻名,国内外游客踵至,无不以凭吊当年崔张遗迹而大发思古之幽情。我于1986年秋随《西厢记》专家王季思教授等一起考察了普救寺遗址,都认为董解元、王实甫很可能到过普救寺,规定情景基本上是一致的。当时山西省正在鸠工重建普救寺,其图与模型绘制精密之至,但仍有可商榷之处,即是对清初金圣叹本《第六才子书》过于相信了。因此张君瑞被处理成先居于书房,后居于“别院”,事实上这是金圣叹的一大改动,元杂剧中张君瑞居于西厢,从未搬迁。这样,使我更加觉得有必要写这篇《〈西厢记〉之西厢考》了。即使从今天舞台演出的要求来说,弄清规定情景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李渔是戏曲史上既懂得戏曲文学、也对表演艺术精通的兼擅理论与创作的仅有的一位戏曲家，他虽没有《西厢记》评注本问世，但在《闲情偶寄》中有关于《西厢记》的精辟见解，所以我写了《李渔的〈西厢记〉批评》。

以上是四篇相当重要的论文，已收入了此书的“其他”一栏，故略加说明。

我的《西厢记》研究，已故赵景深先生的指导和帮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最早的一批成果都是他亲自审阅、修改并推荐发表的。他的指导和帮助一直到他得病逝世之前从未中断。日本的汉学者宿波多野太郎教授把日本有关的资料以及一批《西厢记》影印本赠送给我，为我的研究创造了有利的条件。马少波同志和徐朔方教授二十年来对我的研究工作不断给予支持和鼓励。中国剧协 1984 年举行戏剧理论著作评奖时，刘厚生同志是评委，他和其他诸位评委对我的第一部《西厢记》版本著作非常重视，并特别请对这方面颇有研究的周续贻副教授、黄克编审参加此书的评审，最后一致同意给予戏剧理论著作奖，我对他们都衷心感激。

从 1979 年起，到 1996 年为止，这十八年之间我将《西厢记》的研究心得体会写成论文共约一百余篇，一百余万字，大部分发表于《中华文史论丛》、《社会科学战线》、《文学遗产》以及华东师大、上海师大、中央戏剧学院、上海戏剧学院诸大专院校学报，还有上海社科院《社会科学季刊》、河北社科院《河北学刊》、山西社科院《晋阳学刊》等学术刊物。就论文的性质、内容而言，以考证版本流变、曲文异同等等有关文献学范畴的为主，约占三分之二，以分析或鉴赏框架结构、人物性格等文艺学范畴的为次，约占三分之一。并不是我在研究上有什么

偏爱，只是觉得在文献学方面的功夫多花一些，基础坚实一些，再写文艺学的论文，心中就比较踏实，所以我直到1987年前后，才开始写了几篇稍有分量的理论分析和艺术鉴赏的论文。

现在这一集子是属于文献学的专著，我把曾在刊物上发表过的单篇，重加整理补充，使之在体例上能达到统一，内容上有重复之感的则予以删除，所以可以说是经过一番精心加工的。论文的篇目经过筛选，每篇论文又经过一番手脚，最后得四十余万字。

青年时代对戏曲并没有多少兴趣，只是一般的古典戏曲名著的读者，后来到了戏曲工作岗位上，情况自然有所改变。接着到华东师大、上海师大、山西师大等校兼任教授、研究员、顾问等职务，终于更深入了古典戏曲名著《西厢记》的各个层面各个方面，觉得这门学问非常宽广，而前人都浅尝即止，许多领域甚至还是空白，我如果半途折返，未免可惜。结果我愈陷愈深，愈走愈远，如今到了白首穷年，还很难说已经弄清楚了多少问题。

但我也不必妄自菲薄，这些论文也介绍了许多一般读者从未能得一见的《西厢记》的善本、珍本，并作了进一步的探索与比较，至少可以使后来的研究者不必再从头做起，可以少走许多弯路，可以少上许多贻误的当。看来，我这辈子既误入“西厢”，有生之年，“乐在其中”，恐怕也很难再下决心走出“西厢”了。

有鉴于此书所收本人《西厢记》论文仅占半数，遂请夫人杜辉将我1979年以来所有《西厢记》论文编成详细目录，以备研究者作进一步之检索。

在经济大浪潮之下,学术专著的出版是很不容易的,要没有上海市委宣传部方全林副部长以及上海市文化局、上海艺术研究所诸领导的大力支持,上海古籍出版社各位负责同志以及责任编辑同志的帮助和关心,这个梦是不可能圆的。此时此刻,我的心情既十分激动,也有了继续攀登高峰的决心。

一九九六年六月六日

目 录

前言·····	1
---------	---

版 本 研 究

明刊本《西厢记》的古本、元本问题·····	1
明刊本《西厢记》版本系统的探索·····	20
新发现的最早的《西厢记》残叶·····	25
弘治本《西厢记》的体例与“岳刻”问题·····	31
《雍熙乐府》本《西厢》的辑录与校订·····	44
论徐士范本《西厢记》·····	53
余泸东氏生平及其校正本《西厢记》·····	78
李卓吾批本《西厢记》的特征、真伪与影响·····	85
明容与堂刊本李卓吾《西厢记》对孙月峰本、魏仲雪 本之影响·····	101
汤显祖评本《西厢记》是伪装的李卓吾本·····	114
李槐校正本《北西厢记》残本·····	123
《元本出相北西厢记》的王、李合评本与神田喜一郎藏本·····	126
王骥德校注《西厢记》之贡献·····	146
何璧与《明何璧校本北西厢记》·····	167
陈眉公评本《西厢记》的学术价值·····	188
屠隆对《西厢记》所作校正的依据和得失·····	207

汪廷讷及其《环翠堂乐府》本《西厢记》·····	223
明刊文秀堂本《西厢记》考略·····	233
徐奋鹏校刊的评注本《西厢记》和演出本《西厢记》·····	242
评槃苙硕人《西厢定本》的校订和增订·····	254
凌刻《西厢记》与闵刻《西厢记》·····	272
论《西厢会真传》为闵刻闵评本·····	285
六种徐文长本《西厢记》的真伪问题·····	298
《重刻订正元本批点画意北西厢》考·····	313
张深之本《西厢记》与徐文长本、王骥德本的血缘关系··	326
《仇文合璧西厢会真记》之曲文、绘画与书法·····	340
《六十种曲》本《北西厢》考略·····	351
《丘琼山本西厢记》之谜·····	367
仅存附录的明顾玄纬本《西厢记》·····	371
封岳含章馆本《西厢记》的评校·····	375
金圣叹对《西厢记》的体例作过“革新”吗? ·····	386
《金批西厢》底本之探索·····	394
论朱素臣校订本《西厢记演剧》·····	404
毛奇龄对《西厢记》本来面目的探索·····	422
周昂对《西厢记》的研究及其对金批的再批评·····	440
清道光年间岭南的北曲演唱本《西厢记》·····	458
陈实庵批点本《西厢记》小考·····	473

曲 文 研 究

《西厢记》出目名异同考释·····	477
“明月三五夜”题解·····	487
“疑是玉人来”的玉人何所指·····	496